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袁太史稿

二

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戊午季校正精鈔

袁太史稿

文明書局藏版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序

家兄簡齋先生之制藝。風行海內也久矣。唐人讀杜銓之文。以釋褐者不下千計。非虛語也。然先生性不喜時文。雖髫年入學。旋即食餼。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

名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為干祿之文。乃受前輩趙橫山副憲之教勸。觀

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嵇公第。得以開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即速飛。今所傳於世者是也。門下士秦澗泉狀元最先開雕。吾鄉周新之孝廉繼之。蘇州徐明經又繼之。板屢翻後。頗多訛舛。今年余來白下。作承宣司。有教士之責。為梓而新之。俾諸生有所矜式。且告之曰。學先生之文者。第一講明書理。次博覽載籍。再次則開拓心胃。三者備而於先生之文。思過半矣。不然。徒求之於聲調詞華之末。豈不聞王朗學華子魚。即之愈近而離之愈遠乎。乾隆五十一年秋七月弟鑒書於江寧藩署。

序

世壇年十二。出應童子試。見有賣隨園先生時文者。以錢六十購得之。讀其文。誠快心娛目。而不知其所以工也。稍學其運意用筆。間見錄於有司。則愈竊竊然喜。顧卷頭署曰。袁太史稿。而刻先生名處。煙楮漫滅。問塾師。則曰。此當代偉人隨園先生也。於是心中時時有先生之為人。年二十。始得拜先生於金陵。先生時年六十七。命見於草堂。雙瞳炯然。蘇子由於歐陽文忠公云。聽其議論之

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然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世塏之於先生亦云雖然世塏周旋先生者五年矣先生時時言古文言詩而不甚談時文丙午秋先生族弟春圃先生任江寧方伯因舊本漫漶重為翻刻世塏聞之欣然因附數行於後嗟乎後之人以時文求先生者所謂管中豹見一斑耳欲知先生之吏治者請聽於江寧士大夫無人之口欲知先生之詩古文詞者請讀小倉山房全集六十卷受業休寧黃世塏謹序

序

居嘗讀明袁中郎瓶花錦帆諸集疑中郎以詩文擅絕一代而其出為吳令獨傳有名公書院至今過虎阜猶想見其風流不置然惜未親其作吏時也吾師簡齋先生以文名天下春秋兩闡墨操觚家私為王充論衡十年來得其鱗爪者率芥拾大科先甲以去迺拂袖清華翩然作宰海內咸惜之而先生乃心民瘼雅不以奪我鳳池為憾今年三月奉

簡命令吾邑車未下邑人士拱手作色相告曰袁先生來矣甫蒞任案牘蜂屯訟獄蟻雜先生悉力治之戴星出入食飲幾廢而天資警敏剖決事理如太阿純鉤剗陸截水劈瓜削玉巨細無擇粵數月窮谷稱神訟庭花落公餘之暇時與諸文士相接見把酒賦詩鳴琴飼鶴仙令乎吾儕何幸得此也督學崔公歲試白門劇稱得士然大半皆先生鐵網中物蓋其旬有鍛季有鍊一時能文之士鮮不出大賢之門者頃坊人以海內延頸先生全稿久丐士轉請鏤板廣其傳先生慨然授士是編

玉簡思覃。金書抽秘。霄霏欲仙。形骸遂往。固有目所共見。而要其觀覽。先王稱說詩書。泛濫百家。洞燭今古。搜討時變。固所以醞釀發揮。為政績之原本也。夫游夏眇循良之譽。龔黃乏攝操之才。而先生獨能兼之。則先生之文章政事。度越千古者。獨君家中郎而已乎。世謂文人不善吏事。必其於文藝疎也時。

乾隆乙丑長至日白下門人秦大士拜書

袁太史時文目錄

錢塘袁枚蘭齋著

受業江寧秦大士礪泉編校

論語

君使臣以禮

二句

惟仁者能

一節

好仁者無以尚之

夫子之道

已矣

老者安之

三句

居敬而行簡戊午鄉墨

夫仁者已

一節

君子篤於

一節

興於詩立

三句

民可使由

二句 沐陽課士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

一節

才難不其然乎

如或知爾

二句

使民如承大祭

百姓足君

二句

行之以忠

先之勞之

上好禮則

不敬

君子易事

器之

君子恥其

一節

樂則韶舞甲子擬墨

君子不可

受也

有教無類

生而知之

次也已未會墨

君子學道則愛人

學而優則仕

寬則得衆

四句

敏則有功

因民之所

一句

學庸

孝者所以事君也

修道之謂教

舜好問而

於民已未會墨

天地之大

所憾汝陽課士題

人道敏政

在人戊午鄉墨

能盡人之

二句

能盡人之

二句

能盡人之

二句

峻極於天

孟子

春省耕而

二句

民事不可緩也甲子科試簾官題

詩云雨我

教之

規矩方員

二句戊午鄉墨

人人親其

下平

君使臣以

二句

袁枚

明其義於禮與忠而為君臣者定焉。蓋使事之說求之名而不得求之分而愈不得也。以禮以忠亦深明君臣之義而已。今夫萬物各不相驅束於天秩而後動富貴本非所願發於至性而後來古今君臣之交原有所萬不得已也。夫惟明其不得已之故而相與行制而行意斯分之而其理足合之而其氣通焉。公欲知使臣事君之道乎。使之云者取其力以相助也。非君之所與任君之所取而忍脅之乎。故元首股肱互為榮辱必情文兼至而後士體與國體俱安事之云者出其心以相與也。非君之能取聽臣之自與而敢吝之乎。雖從容慷慨各有遭逢惟秉志孤行而後性情與官情如一。然則非禮何以使臣乎。臣為可使之才必非犬馬自甘之輩。君當使臣之日又非深宮狎侮之秋。天子之顏色衣冠有時留意於匹夫者以禮故也。夫上天下澤先王寧不知焉。然而同歌共拜存大雅之朝廷飲酒吹笙養明堂之和氣君見使之勞臣見禮之樂亦曰三百六十與共位而秩序之非分曹而役隸之也。其毋忘恭敬溫文之意哉。抑非忠何以事君乎。一臣止有一心。心外別無他具。一心止事一君。君外尚欲何求。古今之人事天時可以轉移於屋漏者以忠故也。夫嫌疑形迹昔人何獨無焉。然而鵲鴟可以激方寸暴其風雷天保可以諛寤寐懷其日月臣不欺事君之心君自享忠臣之報可知。氣節功名僅發已自盡之一端非平素挾持之全力也。其永守正心誠意之學哉。三代無坐論之臣有坐論之禮。豈必賢人抗節而爭之。然不卑臣而君愈尊不賤臣

而君愈貴。此中深可思也。且君亦安能使臣哉。君之使臣。祖宗社稷之使臣也。皇德之敬肆。將於百爾君子。微得失焉。而敢不鄭重而分明乎。故用其材。不傷其氣。伸其柄。不屈其風。此豈深文厚貌所得擬其神情。聖賢有夙夜之君。即有夙夜之事。豈必國家設法吏而察之。乃君拂意而臣以為安。君嘉功而臣以為罪。此情尤可念也。且臣亦何敢事君哉。臣之事君。身心性命之事。君也。本原之純雜。將於明聖天王鑒學問焉。而敢勿戒歎而求慊耶。故天性濃而才情悉淡。糾虔細而血氣非粗。并非俎豆馨香所能傳其心事。蓋天下有可以不使之臣。無可以非禮之使。天下有可以不事之君。無可以不忠之臣。各行其是。此聖主賢臣之業也。相得益彰。此虞夏殷周之盛也。不然。山澤風雲。何年不在天地哉。

仰俯揖讓。望古遙集。吾愛之重之。莊容可

惟仁者能

一節

性正而情不偏。好惡必歸之仁者也。夫好惡之用。在情而所以制情者。又在性也。非仁者其孰能之。今夫一人有情。而天下不得冒無情之名。一人無情。而天下不得爭有情之權。此非虛存其統而奉之也。情從萬物而判。不從萬物而起。萬物從情而過。不從情而留。即其性以驗其情。而乃不得不以是相推也。何則。世之有好有惡。因世之有仁有不仁也。然吾以為有仁者而後有好惡耳。以渺不相涉之境。何必取一心而是之非之。自天性中有善無惡。而粹而遭者。不能淡漠。

置之矣。故名則稱其物以為施而實則肖其中以為應。非萬不得已之情。何必取一世而悅之。憎之。自學問中揚善遏惡。而外有觸焉。不啻自為返復矣。故精神先慊於片時。而快事始傳於天下。蓋好人惡人。豈易言哉。惟仁者能之耳。萬世之好惡。匹夫亦有定論。而往往過其後而始悟者。情不淡則識不生也。仁者出乎天下之外。故能入其中而制之。人與仁合。而仁遂與之迎。人與仁離。而仁遂與之距。迎距之情。即返諸若人之清夜。而亦自領之也。不過借仁者之權衡。以稱量而出。而彼此何與焉。是以泯德怨之形。存歌泣之節。夫使人受其好惡而不覺。則其能為獨擅矣。平旦之好惡。愚人不愧聖賢。而往往逾其時而輒變者。志不誠則量不滿也。仁者合萬物為一體。乃能分其類而二之。見人如見仁。而予之惟恐不殷。見仁不見人。而奪之焉得不力。予奪之懷。即問諸仁者之胸中。而亦情不自禁也。不過取若人之天良。以代為愉快。而過後即忘焉。是以學其褒譏。徒開清議之門。學其忠厚。反失明堂之柄。至使人做其好惡而不得。則其能為尤奇矣。世有驚悍之才。排衆論以伸其好惡。則人謂其拂情。而不知非也。心術既偏。雖使之採輿論。收人心而未嘗不誤。仁者太虛之體。湛然不累。故好惡滿天下。而適如其無好惡也。筆削稱天而行。文字不受鬼神之責。刑賞從心而斷。威福本參皇極之書。有仁者而好惡之名不必存。亦惟有仁者而好惡之名不必諱。世有浮沈之輩。持平論以去其好惡。則人謂其矯情。而不知非也。本原既薄。即使之激清濁分黑白而愈覺不真。仁者悲憫之心。惻然難已。恐一日無好惡。而天下之好惡

愈多也。大恩將至，輦帶足補干戈之闕。大威將至，豺虎化為金玉之投。有仁者，而天下懼好惡之明。亦惟有好惡，而天下享仁者之福。吾安得有仁者而與之言好惡哉。

以申韓之筆談洙泗之理，自然穿金透石，絕地通天。錢相人。

好仁者無以尚之

無所尚於好仁者，見之謂之仁也。夫仁外無物，於仁外無好，無以尚之。非確見其仁者，不能耳。今夫一往情深者，必其人貌萬物而自娛者也。人有所得而附之，復又朝而至焉，夕而去焉，非其情薄也。有美乎此者，輒徙而就耳。若有所附以周旋，而時有居高臨下之意，則世皆居其絀數，而我獨操其勝數，雖欲淡焉，而有所不得。吾為思好仁者之心焉，將必却物以伸性，而畏而勿近，是猶大視紛華，而小視性命也。降衷受中，仁外本無旁及，不妨進天下以較其短長，而愈見鄭重分明之意。將欲黜欲以存理，而望而恐澆，是兩者在平列之數，兩者終有易位之懼也。全受全歸，仁中祇有此境，不妨取天下以驗其輕重，而愈顯保護愛惜之懷，推其心蓋無以尚之者也。凡人情之所鍾，恒視乎勢之所居，扶一勢而妄自尊大，當亦天地萬物之所不能動，非其情厚於此而薄於彼。蓋確見所扶之勢，足以凌之也。好仁者，亦深恃其勢焉。天爵超於方寸，方且冥然自滿，而幸其得之先，屈於神之赴，寧有後來居上者耶。迎之不暇，即拒之亦不暇，以為得仁而足，我生平則情鍾於何極矣。抑人意之所結，每視乎境之所遇，奉一境而自謂絕奇，當亦誘掖獎勸之所不能變，非

其意取乎一而遂棄其餘。蓋真知所奉之境之足以勝之也。好仁者亦甚孤其境焉。大寶祇此幾希。方覺物少為貴。而珍之以藏於虛。護之以守其獨。豈有物能兩大者耶。內者其愛日深。外者其氣日削。若將得仁而可以終身。則意結而莫解矣。且夫物莫不有偶。而仁獨無偶。位其元冠。其首為絕德焉。好者取其心而一用之。而又非私於仁也。俯仰上下。果有過於仁者。何必忽然置之。卒之無所輕於前。無所軒於後。是我原處於無可並之地。物自退於無何有之鄉也。必欲辭尊而就卑。擇術者應不若是之拙。抑事不可操之過蹙。而好仁不嫌其蹙。視不見聽不聞。有奇嗜焉。仁者取其精而畢致之。而又非強吾好也。深潛體驗。果有移吾好者。豈遂矯然謝焉。卒之傍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是我先有俯視一切之概。而後有適心獨往之誠也。若欲黜貴而進賤。用情者必不若是之疎。是以天性之味濃。縱有羅列而進者。輒廢焉。而不嘗名教之樂多。雖有競美以投者。直睨之而不顧。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即無尚之說也。

深入顯出理題如此做法是章大力非羅文止 邵右房

夫子之道

已矣

聖道不外忠恕。惟知一貫者能言之也。蓋夫子之一貫。夫子之忠恕也。故曾子即以其易見者曉之。若謂人但知心。當分聖而分賢。不知心本徹上而徹下。蓋有所盡與有所推。以至於無所不盡。無待乎推。其理未嘗變也。故聖人所深恃乎其為心者。以其勝人也無多。吾人所甚樂乎有此心者。以

其去聖也不遠。夫固深切著明者也。二三子疑一貫之道。是疑夫子之道也。使夫子自有其心。而不以萬物之心為心。則殊形絕質之地。何以投之而無阻。是蓋有與化往來者。稱物以平施。而天心遂現於寸方之餘。使萬物各有一心。而不以夫子之心為心。則形交神接之際。何以叩之而即靈。是蓋有日用不知者。與物以各正。而上達適還其下學之事。二三子豈未從事於忠恕乎。而夫子之道。從可知矣。天下有至理本一。而名目不得不分者。我自為其切實。彼自為其神明也。乃忽見為神明絕人而遂驚焉。及推理以驗其原。平心以觀其妙。而後知是固夫人而能之。則雖殊尤絕跡。必不別操一術以成其奇。天下有一理快心。而終身可以用之者。我自致力於性情。彼自得力於性情也。乃忽聞其以得力者詔人而愈疑焉。及能誠遂能感。能感遂能通。而始知彼僅先得我心之同然。則雖精旨微言。要不必馳其神以索諸幻。以予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萬物本無二理。自爾我分為兩局。而智駁術取之事紛然。其不齊。是一日無忠恕。而不能一貫之象。已觸物而呈。夫子不肯自欺一己。而誠心以求。不敢薄待萬物。而如心以付。頓覺億萬千形俱歸我大同。而暢然無礙。二三子但須入其中。而熟其操。不必出其外。而求其徑也。人心縱或參差。自匹夫持論公平。而形格勢禁之傳。忽渙然如冰釋。是一念忠恕。而即能一貫之機。已隨人而具。夫子以精神所能到者。而取懷以手。以性情所可通者。而易地以謀。直如日用飲食。一率其自然。而措施悉當。在聖人相安於至誠無息之天。在學者可求於相違不遠之處也。二三子知忠恕。而又何疑於一貫哉。

題如漆室巨幽三千年不見白日矣乃隨手拈來具見妙蘊始知聖賢性理本是家常反被腐儒說暗耳 鄧元長

老者安之

三句

因物付物。聖人情普萬物而無情也。蓋安之信之懷之。亦因其老者朋友少者而已。聖人豈外萬物以為志哉。今天吾身一日在天下之內。即天下一日在吾心之內也。然則我忘天下。而天下安能忘我。即天下忘我。而我又安能忘天下哉。第區區不忘之情。能如物而與。不能如心而償。而正於萬難償之中。挾必欲與之意。則欲平天下之憾。而轉以增吾心之憾。所為鬱結而不能自解矣。吾何志哉。萬物無相責之意。而未嘗無相責之形。有是質即有是情。有是名即有是義。皆分所應有。而又不能自為付也。形交神授。隱然有彼取此授之思。吾儒有局外之身。而不可有局外之想。氣數者學問之事。蒼生者性命之憂。又瞬息相關。而無容以一刻忘也。四顧徬徨。何時為滿志躊躇之日。夫老者不欲安乎。朋友不欲信乎。少者不欲懷乎。此人之情也。而老則使之安。友則與以信。少則懷以恩。此吾之志也。一日之陰陽血氣。早挾缺陷以俱來。而百姓何知。終不能取性情之味而淡之也。吾自念生平閱歷。年歲更而所求輒異。交游接而所望彌多。苟投贈之有人。亦欣然於終日。此誠何事而不易地以謀耶。夫一人歌泣。恐未必立回造化之心。而獨存此一往情深之意。使紛紛者得託命於無形。庶幾微權足恃耳。然則所及者。可以酬之。未及者。安能盡之。則亦存之為壽。